

祭祀与古代基层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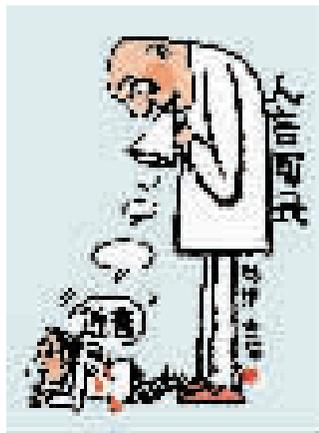
赵柒斤

祭祀,是我国的一种信仰活动,源于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理念,参与者是全体国民。正如南宋文人吴自牧史料笔记《梦粱录》所述:“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在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中,家族尊卑、血亲共祖得以强化,这种“共同体”的内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构成了中国社会凝聚与稳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正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但事实上,仅仅靠县级官员,是无法管理好一县政务事务的,各种赋税徭役、治安等差事一般都交给更基层的行政组织完成。古代中国的乡里制度依次为,秦汉的乡亭里制、魏晋南北朝的三长制、隋唐的邻保制、宋代的保甲与乡规民约、元代的社制、明代的里甲制、清代的保甲制度。其中重要的转折出现在唐宋之际,“乡官制”变成“职役制”,即由一群少拿或不拿俸禄的乡里民众担任各种职务,对基层社会实施“部分管理”。宗族则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随宗族正式进入庶民化时代,编族谱、修祠堂、行祭祀成为普遍的社会活动,宗族组织由此成为遍布基层社会的重要民间“管理组织”。

宗族之所以能在古代中国扮演管理基层的角色,在于家族不仅适应乡土社会的现实,而且家族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及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家族内部秩序的稳定、和谐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持续延续。同时,以农业税为重要支撑的传统社会,财政也使得官僚体系无法直接渗透到乡村每一家农户。于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发挥着低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作用,在控制地方社会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讲,扫墓、祭祀,无论是借此出门踏青赏景,还是真正慎终追远,或带有乞求祖先庇护的功利,皆是接续血缘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具有一定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在当代社会从大家族向小家庭的转型过程中,如果缺少桥梁和纽带,以家为起点的人伦秩序和道德规范在更大人群范围中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百草园

人言可畏

鲁楠

谣言如隐形利刃,“杀人”于无形。

钓与渔

林深

钓者多见于小河小湖,渔者多见于大江大海。他们提竿携网,向鱼群走去。钓者垂竿,渔者撒网。地点不能走错,钓鱼的人怕钓到一头鲸,渔捕的人也怕撒下的网被水草纠缠。

喜欢看人垂钓,一竿在手,清水边,树荫下,静得像一幅画。有的人来钓天光云影,有的人来钓一湖秀色,有的人来钓半日清闲,所以,得鱼几条,都不会沮丧,他们已经满载而归。姜太公一竿钓王侯,柳河东一舟钓风

雪,都不为鱼。人在钓鱼的时候都在钓着自己。也喜欢看人弄潮渔捕,人在船头帆下,与风过招,与浪周旋,向水中投开一张大网,他们真正为鱼而来。获鱼多少很重要,有关生计。大风大浪,是必须的代价。拒绝风浪的渔人,多是空手归人。钓,是下饵的游戏。有了饵,早晚会有下文,考验人的是等待。渔,是打捞的游戏。可以一网打尽,又不能一网打尽,考验人的是放下。

草草梳理一下,钟馗画不外乎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情感生活类,表现出钟馗出游、观花、读书、饮酒、嫁妹甚至负童、抓痒等。一种是驱邪镇宅类,主要是展示钟馗的神威,如拔剑、咬剑、奔跑……总是风风火火,作除魔杀鬼状。还有一种是迎福祈祥类,与蝙蝠或喜蛛组合,寓意“福在眼前”或“喜从天降”等。

另外,钟馗怀才不遇、备受打击的经历和降妖伏魔的理想,契合了读书人的心理。所以,他们在钟馗身上,似乎从幽黑的世道中发现了希望的微光,从某种狂野不朽的意志里萃取出浓缩的精华。在钟馗画的快意笔墨里,画家们的心性和志趣的确有迹可循。可以说,钟馗是映照画家们的一面镜子。最为有趣的是,张大千先生干脆将自己的脑袋换到钟馗的身上,《钟馗戴花》如此,《自画像钟馗》也如此,上面还题曰:“小儿见之而笑,小鬼见之而逃。不是天师画像,聊同进士拿妖。”

我也喜欢画钟馗,早期有幅《钟馗袒腹醉酒图》稍觉满意,送我岳父补壁。后来,我不断地画钟馗,不了解的人总以为这是在老调重弹,实则这是一个日渐精进、问道求索的过程。不过要想真正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钟馗”,何其难也。所以我才请人刻了枚闲章:“纸废了三千”。

的最佳时机,看似于事无补,实则意义重大。毕竟,人生就是一场大是非,人生亦是一次大因果,一个人只要在社会生存,就要学会看清是非,接受因果。

是非不是对错,胜败也不是因果。是非是无法摆脱的纠结,因果是必须接受的真相。所有人都要面对是非,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因果。学会选择是非才能规避风险,学习接受因果才能亡羊补牢。是非没有那么可怕,因果也没有那么可怕。安静面对是非非,微笑接受所有因果,自然会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星期文库

端午乡俗之三

勾线的鲜明对比中绽放出个性的异彩。而在当代画坛上,说到画钟馗就绕不开吴悦石先生,其寥寥数笔,不仅准确捕捉到人物的造型与情态,还精妙传达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吴先生尤其钟情于“朱砂钟馗”,朱砂永远鲜红,将“朱砂钟馗”挂于厅堂之上,既醒目提神,又有威镇之势。

就像从《红楼梦》中发展出“红学”一样,钟馗画在漫长的演变中,也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画科,一门可供研究的学问。也许有人会问,钟馗画为何能流传下来经久不衰?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钟

画钟馗

厚圃

馗是道教诸神中唯一的万应之神,沟通天、地、人三界,奔走于人、鬼、神之间,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钟馗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劳苦大众真挚的宗教情结和心理需求。比如在江浙一带,旧时的端午节,民间要“画钟馗贴于后户”,或悬钟馗像于堂中。据《海宁县志》载:“五月五为‘天中节’……各家贴符于堂,或悬真人、钟馗像以辟邪。”《苏州府志》亦载:“五月,五日,聚百草,多合药为辟邪丹……画钟馗贴于后户,以辟不祥。”即便今天,有些地方仍有此民俗。

不惹是非,不沾因果。是非是因果的源头,因果是是非的结局。

是非因果

石子功

是非人带来了是非事。一个人在卷入是非之后,往往便不再冷静,情绪取代了理智,眼睛遮蔽了心灵,在消化解决是非的时候,因果也在悄然滋生。

是非在没有转化为因果之前,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但往往在因果清晰之后,一个人才会冷静下来,转回头审视自己,看看选择之前是否擦亮了眼,想想选择之后是否迷失了心。虽然此时一切已成定局,但人生仍要继续,此时的选择其实更为重要。因为这是积累经验教训

弃校园接露水洗脸。五弟想事比我们考虑得细致周到。记得五弟10岁那年的端午节,他寻思母亲不能来,就在家找出一个罐头瓶,到废弃校园把草叶上的露水收到罐头瓶里。他费了很长时间和很大的劲儿,裤腿弄得湿漉漉的,才整了半罐头瓶的露水。这是一汪孝敬的露水。我们回家给母亲送上了废弃校园的露水,母亲感动得泪水都滴到了瓶子里。之后,她把露水倒进洗脸盆,露水虽然少,但她洗得很认真,心情像禾苗被雨露滋润一样熨帖舒服。

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们用露水洗完脸回家,一路

家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钟馗。大画家溥儒素有“溥钟馗”之称,他以秀劲清雅之笔墨与奇幻的想象,写尽钟进士的人间百态,连骑自行车、吃西餐这样的现代题材也画进去,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堪称“笔墨当随时代”的楷模。白石老人笔下的钟馗呆萌可爱,不是在喝酒,就是拿“不求人”抓痒,与左邻右舍的老头子无异。齐老爷子有一幅拿着扇子的钟馗图,其画稿源自于民间画师绘成的古瓷器,此举再次印证了他的创作与传统的乡土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

画钟馗

厚圃

“血浓于水”的关系,再加上风趣的题诗,“乌纱破帽大红袍,举步安闲扇慢摇。人笑终南钟进士,鬼符文字价谁高”,真是大雅又大俗。

谈到钟馗画,可能有人会漏掉李可染。老先生在人物画上的成就,往往被他的牛图和山水画的光彩所遮蔽。他的《丑钟馗图》,取法于大泼墨,衣袍是黑的,脸也是黑的,浑然一体,粗犷大气,拓展了水墨写意人物的新形态。还有那幅《钟馗送妹图》,粉嘟嘟的妹妹站在粗壮的哥哥身边,更显得小鸟依人,于拙厚与细柔、泼墨与

而过的诗意。因为有诗意,一个触碰,成了一个吻;一地落英,成了一场送别;夜,成了大地披起的一袭黑丝绒袍子;月,成了这黑丝绒袍子上别着的徽章;奔向一个人,像一支箭射向他;想念一个人,像一阵风刮向他。

谁都会有诗意,女人有,男人也有,小儿有,老叟也有。再怎么一个粗人,他的爱都有诗意,月下他的影子也有诗意。有时,人不写诗,嘴上也没有挂着“诗意”一词,可他们的行为,依旧有诗意。

初程

一个吻

叶上托着滚动的露水珠,颤颤巍巍地闪着光亮。母亲掬一捧洗脸,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捧一把露水抹在脸上。哇,好清新,精神头儿冷不丁地就挺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起母亲的话:露水洗脸,能精神一年。这话一点不假,千真万确。

第二年,我7岁了。端午早上就不用母亲领着我们去废弃校园洗脸了,而是我亲自领着弟弟们到那里去。开始弟弟们不会洗,我就给他们做示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领着弟弟们体验露水洗脸的仪式,好似经历一场生命的洗礼那样庄重。此后,我们每年端午节都到废

去岁将尽,已故国画大家王子武先生大展在深圳开幕,我有幸见识了原本只能在画册中才能看到的那些名画,比如《子武自画像》《白石老人》《鲁迅先生》《悼红轩主曹雪芹先生》等。还记得他生前说过,“要画好人物画,首先对要表现的对象须有强烈的感情和表现的欲望,才会笔墨之间有情有意有内容”。为了画好曹雪芹,他反复诵读《红楼梦》,下足功夫研究有关曹雪芹的资料,与将要描绘的对象同呼吸共命运,正所谓“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旧王孙”溥儒在《寒玉堂书画论》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写古圣先贤之象,诵其诗,读其书,先思其人,然后落笔。”

在王子武先生的人物画作中,有几幅钟馗图。有一幅钟馗身着朱袍黑靴,是怒目拔剑、纵身一跃的架势,连胡须也呈现出被气流冲击的动态;还有一幅是进士钟馗席地而坐,以警觉的眼神读书。众所周知,传说中的钟馗原本是个书生,上京应试因貌丑而落选,怒触殿柱而亡。后来唐玄宗得病,梦见钟馗为其驱邪啖鬼,便命“画圣”吴道子绘钟馗捉鬼图悬于宫中。也许,人们对钟馗的崇拜正肇始于此,然后才波及四方。

好像是从唐代的吴道子开始,画家们对画钟馗的热情有增无减,且佳作迭出。就像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每个画

古刹,一群孩子在喂池中锦鲤。池水碧透,池鱼结队。一方小小的平台伸进池中,平台有安全护栏,孩子们蹲下来,把鱼食放在手心。小手臂长长短短一字排开,伸向水面,等待锦鲤吮食。

那池斑斓的锦鲤,胖到惊人,年富力强,绝非三年五载长成。大概锦鲤是吮吸太用力,惹得孩子们惊叫连连。“我的手被吸了一下!”“哎呀,我的手指被咬住了!”“看,它在啣我的手指头。”这群童言里,突然冒出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我收到了一个吻!”有一闪

露水洗脸

赵富

母亲说,端午的露水好使,用它洗脸能清醒一年。记得6岁那年端午节早上,我在被窝里正睡着回笼觉,便被母亲喊醒去废弃校园用露水洗脸。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跟在母亲身后出门就走。

废弃校园离家不远,过了房后的小园子,再过一条路就到了,那里长出的绿草可茂盛了。此时的草刚长一尺来高,绿油油的一大片,草